



浴日先生「荷生於會左諸人之時，則亦會左也。」

亡友李浴日先生的生平

劉聞祖

我國兵學幾、忽、幽、闇，其莫測之變實遠

出於西方之上，非具有超絕之稟者，即無由得窺其奧，故習之者，大抵多屬於文人；推魯之士，絳灌之徒，絕無與焉。

自唐以後，名雖文武分途，然流風所及，深研兵學者，仍以文人為多，故一遇國家艱難之會，能挺身而出，以捍其大難者，皆此輩也。唐之前，固無論矣，唐之後，如宋之文文山、明之史閣部，乃其尤也。逮清末造，遺風未泯，紅羊之劫，仍得會左諸人，出而支其殘局，以建中興之業，不知者，當以為俱出偶然，又豈知其實有自耶？

其後庚子改制，盡倣西方，原有武經，悉塵高閣。益以西方兵學，膚淺易明，凡具常稟者類能習之，無待於高度智慧之文人，且新制限定，非其正式兵科出身者，不得與於軍事，於是文人始不再習兵事，而中國兵學乃益晦。

能以文人而仍肯究心兵學者，五十年來，實不多觀，有之，祇有吾亡友李浴日先生一人而已。先生目擊國勢凌夷，更慨歎於中國兵學之不振，故東返以後，乃盡棄其所學，而專心致志於兵學，並用哲學之科學方法，以作新之研究，故能推陳出新，直溯本源，所謂探源得珠者，吾於先生乃見之；其所著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一書，尤

能震駭一時，稱名著焉！

予初知先生於抗戰期間，是時先生為期堅定國人對抗戰之信念，並欲發揚民族固有兵學，乃以一人之力，創辦「世界兵學」月刊於大後方，以從事其鼓吹，論者謂其在當時對國家之貢獻，實不亞於在前方喋血奮戰之數百萬大軍，即此，已足視其影響之大矣。時予因置身兵間，浙米炊矛，昕夕未暇，至其約稿，屢無以應，未幾北調，音訊復絕，惟時於風檣落月間，一想見其顏色而已，後先生於抗戰終結，在虎邱創建孫亭，而予亦正返回滬上，但咫尺雲山，仍慳一面，實未與其盛也。

直至四十年春，始以偶然機會得會先生於臺北，鑿荆道故，共幸健存，予見先生之意氣，固猶昔也，其對反共必成之信心，亦與過去對抗日信心同其堅定。聞其在前一時期，正值美國對我發表其「白皮書」之際，臺灣人心之浮動，幾使政府亦感難於應付，而先生却於其時在報上公開發表其「海峽終可守」、「外援終必至」之有力斷語，事後事實果卒如先生之言，自是先生之一言一論，更為朝野所信服。

又某次予與先生共論當前局勢，予認為「建設臺灣，反攻大陸」固為當前不易之決策，但建設非短時可致，由建設而進入反攻，如時間距離

過長，在反攻期前，即應另有足以鼓舞人心之表現，否則，決無法使目前之人心士氣，獲永遠之維持。而先生對此問題，似未經思索，即提出其「不斷反攻」、「不斷突擊」之答案。予初聆其言，猶以為是軍事上宣傳口號耳，繼而細加研究，始發覺其對策之正確，非平日對此具有真知者，實不能道也。

先生在臺，初為革命實踐學院主編對外性之「實踐」什誌，繼為金門防衛部主辦「戰鬪」月刊，前者旨在振奮國人之反共意識，後者則在貫輸將士之革命戰術思想，今日軍民戰志得有如是高強者，即不盡歸功於先生，而先生之功已不可泯矣。

先生除盡瘁於鼓吹反共外，更肆力於重建中國之兵學，在南京時曾準備着手編訂其久已計劃之「中國兵學大系」，並準備在臺恢復其在重慶之「中國兵學作者聯誼會」，且曾以此二事就商於予，予以其所志甚大，且欲早促其成，故允對其主編之「戰鬪」，暫分其勞，又豈知其竟資志以歿耶？今幸「中國兵學大系」一書，已有其夫人賴瑤女士為之完成，至其籌復「兵學作者協會」一願，則正不知要俟何日矣！

本八月之七日，即為先生逝世之三週年紀念也。然先生實文人也，今我國文人既皆以知兵為諱，而先生則不但知之，且又致力焉，是則吾莫如之何也！猶憶當其歿時，有人慨惜先生，謂先生荷生於會左諸人之時，則先生亦會左也；予則申其說曰：若會左生於先生之日，則會左未必肯為先生矣！嗚呼！此先生之所以為先生歟！